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讀書雜誌

(九)

王念孫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讀 書 雜 誌

(九)

王念孫 著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晏子聞之。不待時而入見。各本此下有景公二字。乃涉上文而衍。今據羣書治要刪。念孫案。不待時而入見。本作不時而入見。時。即待字也。不待時而入見。謂先入見也。古書待字多作時。說見經義述聞。遲歸有時下。外下篇。晏子不時而入見。即其證。後人不知時爲待之借字。故又加待字耳。說苑貴德篇作不待請而入見。請字亦後人所加。其謬更甚。羣書治要無待字。

天子大夫

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念孫案。天字。後人所加。以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猶宋穆公言。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也。後人不解古書文義。乃妄加一天字。天子大夫竝稱。斯爲不倫矣。說苑正諫篇有天字。亦後人依俗本晏子加之。羣書治要正作子大夫。

將軍 君子曰以下七句

願與將軍樂之。孫曰。說苑將軍作夫子。正諫篇。念孫案。此文本作願與夫子樂之。與上文答晏子之言。文同一例。後人以此所稱是司馬穰苴。故改夫子爲將軍耳。不知春秋之時。君稱其臣。無曰將軍者。說苑作夫子。即用晏子之文。羣書治要所引。正作夫子。君子曰。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案。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九。飲食部二。所引皆無此文。說苑有此文。而無君子曰三字。疑後人依說苑增入。而又加君子曰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孫曰小雅賓之初筵篇無此二句念孫案此二句後人所加晏子引賓之初筵以戒景公前後所引皆不出本詩之外忽闌入既醉之詩則大爲不倫其謬一也既醉之詩是說祭宗廟旅酬無算爵之事非賓主之禮今加此二句則與下文賓主之禮也五字不合其謬二也說苑反質篇有此二句亦後人依俗本晏子加之斷不可信

犯其禮 知千里之外 可謂折衝矣

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念孫案禮本作樂此涉上文不知禮而誤太師掌樂故曰臣欲犯其樂而太師知之若禮則非太師所掌且上文屢言成周之樂則此不得言禮明矣新序雜事一作禮亦校書者依俗本晏子改之韓詩外傳八及文選張協雜詩注陸機演連珠注引晏子竝作欲犯其樂

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案此文本作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衝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無可謂折衝矣五字知衝卽折衝也知折聲相近故字亦相通脫見經義述荀子勸學篇鏤而舍之朽木不折大戴記折作知宋元明本皆如是俗本依荀聞大戴記荀子勸學篇鏤而舍之朽木不折大戴記折作知子改知爲折辯見經義述聞是其證也舊本知下脫衝字而後人不知又於晏子之謂也下加可謂折衝矣五字謬矣高注呂氏春秋云衝車所以之國不可攻伐使欲攻之者折還其衝車於千里之外不敢來也故曰不出於尊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作知衝者借字耳不當更有可謂折衝矣五字新序與此同亦校書者依

俗本晏子改之。後漢書馬融傳注。太平御覽器物部六。引晏子竝作起於尊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文選張協雜詩注。冊魏公九錫文注。爲袁紹檄豫州文注。爲石仲容與孫皓書注。演連珠注。楊荊州誄注。竝引作不出尊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皆無可謂折衝矣五字。大戴記王言篇。明王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呂氏春秋召類篇。夫脩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文義竝與晏子同。韓詩外傳。孔子聞之曰。善乎晏子。不出俎豆之間。折衝千里。卽本於晏子。且據後漢書。文選注。太平御覽所引。皆作折衝千里之外。則今本晏子知千里之外。知下脫去衝字。而知衝卽是折衝。不當更有可謂折衝句明矣。

陰水厥 不知

陰水厥陽冰厚五寸。盧曰。陰水厥陽。文選海賦注。引作陰冰凝陽。御覽水亦作冰。地部三念孫案。盧讀陰水厥陽爲句。非也。此文本作陰冰凝。旬陽冰厚五寸。海賦。陽冰不洽本此。陰冰者。不見日之冰也。陽冰者。見日之冰也。言不見日之冰皆凝。見日之冰則但厚五寸也。文選注及御覽。皆作陰冰凝。自是舊本如此。今本作陰水厥。誤也。

不知以告晏子。案不知上脫公字。

發其視之

景公遊於紀，得金壺，發其視之。念孫案發其視之，本作發而視之。今本而作其，則文不成義。太平御覽器物部六，獸部八，玉海十四，引此竝作發而視之。一本作乃發視之，亦後人以意改。

棄國 齊公 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 是則 孤其根以下三句 不問墜

魯昭公棄國走齊，齊公問焉。念孫案棄國本作失國，此後人依說苑敬慎篇改之也。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草部下，太平御覽百卉部四，竝作失國。齊公問焉，齊字涉上句走齊而誤。當從御覽作景公問焉。治要作齊景公問焉，亦衍齊字。

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案類聚御覽竝作子之年甚少，奚道至於此乎？道由也。言何由至於此也。此字正指失國而言。說苑作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無奚道至於此乎六字。今既從說苑作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又從晏子作奚道至於此乎，既言何又言奚，既言棄國又言至於此，則累於詞矣。

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是則內無拂而外無輔。案則本作以，是以二字，乃推言其所以無輔之故。今本作是則，亦後人以說苑改之。羣書治要類聚御覽竝作是以。今本類聚脫以字，御覽脫是字，唯治要不誤。

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案羣書治要作孤其根，密其枝葉，春氣至，債以

揭也。債。仆也。揭。蹶也。

大雅蕩篇。顛沛之揭。

秋蓬末大而本小。故春氣至則根爛而仆於地。類聚御覽。竝作孤其根本。

密其枝葉。今本云云。亦後人以說苑竄改。說苑作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程氏易疇

通藝錄曰。蓬之根孤而枝葉甚繁。既枯則近根處易折。折則浮置於地。大風舉之。乃戾於天。故言飛蓬也。

說苑言拔。蓋考之不審矣。曹植詩云。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又云。願爲中林草。秋隨野火燼。靡滅豈不

痛。願與根荄連。可見蓬轉而飛。不得與根荄連。是折而非拔也。司馬彪詩云。秋蓬獨何辜。飄飄隨風轉。長

飄一飛薄。吹我之四遠。搔首望故株。邈然無由返。若蓬遇風而拔。則故株隨枝而逝。安得云搔首望故株

邪。念孫案。程說甚核。又案晏子作孤其根荄。密其枝葉。密與孤正相對。說苑作惡於根本。美於枝葉。美與

惡亦相對。今本晏子作孤其根而美枝葉。美與孤不相對。兩用晏子說苑之文。斯兩失之矣。

溺者不問墜。迷者不問路。案墜本作隊。隊與隧同。廣雅曰。隊。道也。大雅桑柔傳曰。隧。道也。溺者不問隊。謂

不問涉水之路。故溺也。不問隊。不問路。其義一而已矣。荀子大略篇。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途。楊倞曰。途

謂徑隧。水中可涉之徑也。是其證。後人誤以隊爲顛墜之墜。故妄加土耳。羣書治要。正引作溺者不問隧。

脫文六

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不計之義。維晏子爲能行之。念孫案。不計之義。初學記文部。引作不法之

禮。上有反句。命門弟子曰六字。然則不計之義二句。乃孔子命門弟子之語。今脫去上六字。則不知爲何

禮。上有反句。命門弟子曰六字。然則不計之義二句。乃孔子命門弟子之語。今脫去上六字。則不知爲何

人語矣。外上篇曰：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再拜其辱。反，命門弟子曰：云云。文義正與此同。韓詩外傳載此事，亦云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

麋醢

湛之麋醢，而買匹馬矣。念孫案：麋醢當作麋醢。字之誤也。周官醢人：麋麇鹿麇。鄭注曰：麇亦醢也。鄭司農云：有骨爲麇，無骨爲醢。內則有麋腥醢醬。說苑雜言篇：家語六本篇，竝作湛之以鹿醢。則麋爲麋之誤明矣。文選王粲贈蔡子篤詩注：太平御覽香部三，引此竝作麋醢。

嬰誠革之

嬰誠革之，迺令蕢灑改席，尊醢而禮之。念孫案：誠讀爲請，革改也。向者不辭而入，今者蕢灑改席而禮之，則改乎向者之爲矣。晏子以此爲請，故曰嬰請革之也。請與誠聲相近，故字亦相通。趙策：趙王謂樓緩曰：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新序善謀篇：誠作請。墨子尚同節葬明鬼非樂諸篇，竝以請爲誠。此誠之通作請者也。吳語：員請先死，請問戰奚以而可。吳越春秋：夫差內傳，句踐伐吳，外傳請，竝作誠。此又請之通作誠也。

養其親

養其親者，身伉其難。念孫案：養其親本作養及親，養及於親，則德莫大焉。故必身伉其難也。今本及作其，卽涉伉其難而誤。藝文類聚：人部十七，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一十，引此竝作養及親。呂氏春秋：士節篇，說

苑復恩篇同。

內篇雜下

女子而男子飾 賣馬肉於內 踰月

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裂斷其衣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念孫案：飾下有者字，而今本脫之。上文女子而男子飾者，是其證。此者字與下者字不同義，非複也。說苑政理篇有者字。

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縣牛首於門，而賣馬肉於內也。賣與鬻同。字本作賣。从貝，賣聲。商古文賈聲。御覽引盧曰：內御覽作市。部八似非。念孫案：作市者是也。縣牛首於門，喻服之於內也。賣馬肉於市。

晏子正作鬻。盧曰：內御覽作市。部八似非。念孫案：作市者是也。縣牛首於門，喻服之於內也。賣馬肉於市。

喻禁之於外也。則當作市明矣。若云賣馬肉於內，則義不可通。蓋涉上下文三內字而誤。

踰月而國莫之服。案踰月本作不踰月。不踰月言其速也。若無不字，則非其旨矣。御覽引此正作不踰月。說苑作不旋月。文雖小異，而亦有字。

棄去之

下車而棄去之。念孫案：而棄去之，本作棄而去之，謂棄車而去之也。今本棄而二字倒轉，則文義不順。太平御覽車部二引此正作棄而去之。說苑政理篇同。

故殺之斷其頭而葬之

管者先君靈公敗。五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頭而葬之。念孫案。旣言斷其頭。則無庸更言殺之。殺之二字。後人所加也。說苑辯物篇有此二字。亦後人依俗本晏子加之。文選上建平王書注。引作悉斷其頭而葬之。太平御覽人事部五。作斷其頭而葬之。人事部四十。作故并斷其頭而葬之。皆無殺之二字。

不踊 管者

景公爲路寢之臺。成而不踊焉。孫曰。踊說苑作通。言不到也。踊當是通之誤。念孫案。作踊者是也。成二年公羊傳。蕭同姪子踊于楮而闕客。何注曰。踊上也。凡無高下有絕加躡板曰楮。然則踊于楮。卽登于楮。故何訓踊爲上也。此言不踊。亦謂臺成而公不登也。說苑辯物篇作通者。非字之誤。卽聲之通。孫以不通爲不到失之。

有梟管者鳴。盧曰。者字衍。管鳴。夜鳴也。念孫案。盧說非也。古謂夜曰管。或曰管者。莊子田子方篇曰。管者寡人夢見良人。是也。後弟六云。夕者管與二日鬪。夕者與管者同。則者非衍字明矣。說苑辯物篇亦作管者。

室何爲夕

公召大匠曰。室何爲夕。念孫案。以下文立室立宮例之。則室上當有立字。而今本脫之。

公薨二日與公鬪 故病將已 以臣之言對

公薈二日與公闢不勝。念孫案此當作公薈與二日闢不勝。與上文文同一例。不勝謂公不勝也。今既顛倒其文。又衍一公字。則義不可通矣。風俗通義祀典篇。正作公夢與二日闢。

一陰不勝二陽。故病將已。案故者申上之詞。上文未言病將已。則此不得言故病將已。故當爲公下文占薈者對曰。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卽用晏子之言。則此文本作公病將已明矣。今本公作故者。涉上文故請君占薈而誤。太平御覽疾病部六。引此正作公病將已。風俗通義同。

占薈以臣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孫依今本作占薈以占之言對。云風俗通占作臣非。念孫案作臣者是也。此言以臣之言。而出之占薈者之口。故有益。若使臣自言之。則公必不信也。後人不達。而改臣之言爲占之言。謬矣。元刻本及太平御覽。竝作臣之言。

成陰

張袂成陰。揮汗成雨。孫曰。陰說苑。意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皆作帷。据下云成雨。則此當作陰。念孫案張袂成帷。揮汗成雨。甚言其人之衆耳。成帷與成雨。其意本不相因。齊策云。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成帷成幕與成雨。意亦不相因也。今本作成陰。恐轉是後人以意改之。說苑。意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皆作成帷。則本作帷明矣。

晏子將楚 楚聞之 爲其來也

晏子將楚。念孫案將下脫使字。本或作晏子將至楚。此因下文有晏子至楚。而以意加至字耳。意林及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四。藝文類聚人部九。果部上。太平御覽果部三。竝引作晏子使楚。但省去將字耳。說苑奉使篇作晏子將使荆。今據以訂正。

楚聞之。謂左右曰。案楚下脫王字。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案爲其來也。古者或謂於曰爲。說見釋詞。

君之賜卿位以尊其身。寵以百萬以富其家。

念孫案之。賜當作賜之。寵以當作寵之。與上文文同一例。如今本則文義參差矣。說苑臣術篇正作賜之寵之。

相相然

名山旣多矣。松柏旣茂矣。望之相相然。盡目力不知厭。念孫案相相二字。於義無取。相當爲相。音忽。說文相高貌。从木目。音忽聲。故山高貌亦謂之相。相與相字相似。世人多見相。少見相。故相誤爲相。此言望之相相然。下言登彼相相之上。則相爲相之誤明矣。

怨利生孽。維義可以爲長存。

怨利生孽。孫曰。左傳怨作蘊。昭十年杜預注。蘊蓄也。孽。妖害也。蘊與怨聲相近。然据此文。凡有血氣者。皆有

爭心。則怨字直是怨惡之怨。左氏取此書改其文。顯然可見。念孫案孫說非也。爭利而相怨。可謂之怨人。不可謂之怨利。若以怨爲怨惡。則怨利二字。義不可通矣。左傳作蘊利。本字也。此作怨利。借字也。戴大詁委利生孽。委亦蘊也。蘊怨委一聲之轉。前諫上篇。外無怨治。內無亂行。言君勤於政。則外無蘊積之治。內無昏亂之行也。是晏子書固以怨爲蘊矣。荀子哀公篇。富有天下。而無怨財。楊倞曰。怨讀爲蘊。言雖富有天下。而無蘊蓄私財也。彼言怨財。猶此言怨利。乃淵如皆不之省。而必以怨爲怨惡。蓋淵如之意。必欲謂晏子春秋在左傳之前。凡左傳之文。與晏子不同者。皆是左氏誤改晏子。故必訓怨爲怨惡。以異於左氏。而不知其說之不可通也。其音義中多有此論。皆不足深辯。

維義可以爲長存。案當作維義。爲可以長存。今本爲字在以下。則文義不順。

慶氏之邑足欲。至所謂幅也。與晏子郕殿至何獨弗欲。

晏子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郕殿。迺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郕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今本脫民字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慢。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元刻本曰。或作晏子對曰。先人有言曰。無功之賞。不義之富。禍之媒也。夫離治闕求富。禍也。慶氏知而不行。是以失之。我非惡富也。諺曰。前車覆。後車戒。吾恐失富。不敢受之也。盧改或本爲正文。而改今本正文入注。云文選六代論五等。

論兩注。並引諺曰：前車覆，後車戒。可知唐時本如是。後人輒以左傳慶氏之邑足欲以下竄易之。元刻不知此爲本文，而反以爲或本。然猶幸有此異文，今得考而復之。念孫案盧改是也。西征賦注：歎逝賦注：運命論注：劍閣銘注：並引晏子前車覆後車戒，合之六代五等諸侯二論注，凡六引。

又案上文慶氏亡，分其邑與晏子。鄒殿其鄙六十。晏子弗受。子尾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初學記：人部中引晏子本作慶氏亡，分其邑與晏子。晏子不受。人問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不受？今本鄒殿云云及子尾二字，皆後人以左傳改之。其標題內之子尾及足欲則亡四字，亦後人所改。

安邦而度家

安邦而度家。宗君而處身。孫曰：度讀如劇。念孫案劇家二字，義不可通。說文：劇，判也。爾雅：木謂之劇。予謂度讀爲宅。宅度古字通。說見爾雅宅居也。大雅縣傳曰：度居也。文王有聲篇：宅是鎬京坊記宅作度。安邦而度家。宗君而處身。度亦處也。處亦居也。

割地將封晏子

旦曰：割地將封晏子。晏子辭不受。念孫案割地將三字，原文所無也。其封晏子下，有以都昌三字。而今本脫之。都昌，齊地名也。水經：維水注曰：維水又北逕都昌縣故城東。漢高帝六年，封朱軫爲侯國。北海相孔融爲黃巾賊管亥所圍於都昌也。案都昌故城在今萊州府昌邑縣西。鈔本北堂書鈔封爵部下，出晏子都昌辭而不受八字。注引晏子云：景公封晏子以都昌。晏子辭不受。陳禹謨依俗本

晏子刪去注文以都昌三字而正文尚未改太平御覽飲食部七同。太平寰宇記曰：都昌故城，齊頃公封逢丑父食采之邑。晏子春秋云：齊景公封晏子以都昌，辭而不受。即此城也。則此文原有以都昌三字明矣。其割地將三字，則後人以意加之。既言封晏子以都昌，則無庸更言割地。此是俗本既脫以都昌三字，後人因加割地將三字也。書鈔御覽寰宇記所引皆無此三字，而陳禹謨又依俗本加之。

脫粟之食

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脫粟之食。念孫案：脫粟上當有食字。後第二十六云：食脫粟之食，即其證。今本脫食字，則文義不明。且與上句不對。後漢書章帝紀注：北堂書鈔酒食部三，初學記器物部，太平御覽飲食部八，引此並云：晏子相齊，食脫粟之飯。

恨君

田桓子謂晏子曰：君歎然與子邑，必不受以恨君。何也？念孫案：恨非怨恨之恨，乃恨之借字也。很者，違也。君與之邑，而必不受，是違君也。故曰：必不受以很君。說文：很，不聽從也。吳語：今王將很天而伐齊。章注曰：很，違也。古多通用恨字。齊策：秦使魏珪致帝於齊。蘇代謂齊王曰：今不聽，是恨秦也。恨秦，違秦也。新序雜事篇：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亦謂違君也。漢書外戚傳：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上欲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歔而不復言。於是上不說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爲恨上如此？亦謂違上也。此皆古人借恨爲很之證。